嶺表異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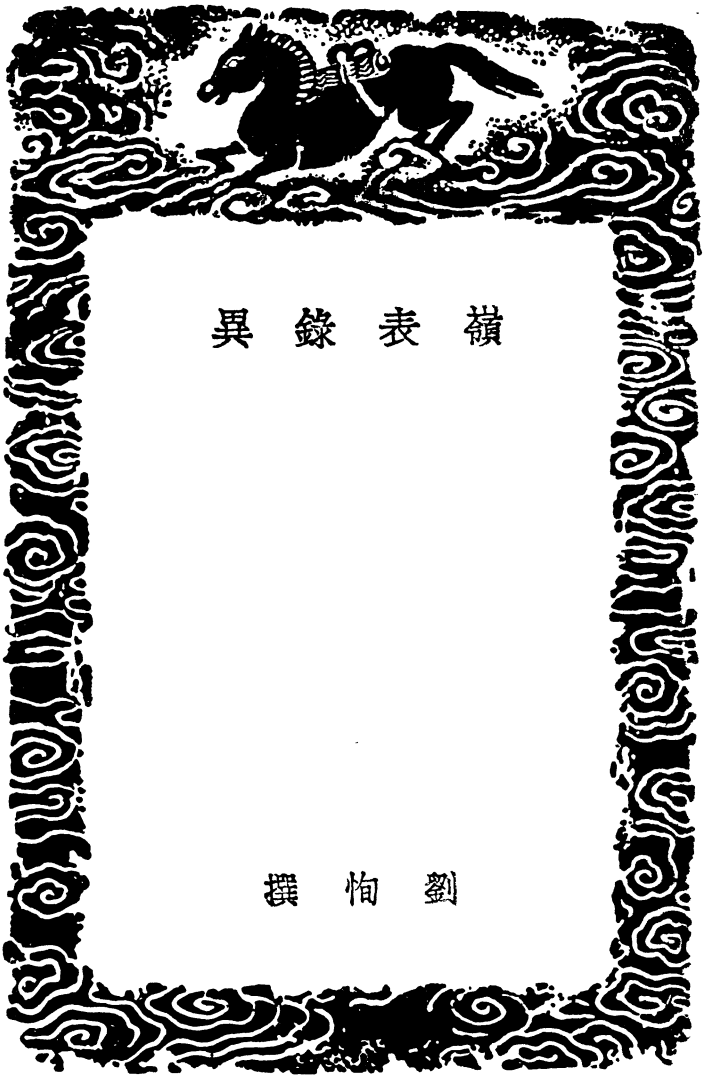
南海百興始記詠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嶺表錄異

劉恂撰

成完缺．使三四百年博物君子所未覩者．一旦頓還其舊觀．彌足寶矣．其中記載博贍．而文章古雅．于蟲魚草木．所錄尤繁．訓詁名義．率多精核．葉廷珪海錄碎事、釋爾雅魁陸、引此書瓦隴以證之．張世南游宦紀聞、引郭璞爾雅注、犀有三角之文．據此書稱犀二角以辨之．歷來攷據之家．皆資引證．蓋不特圖經之圭臬．抑亦蒼雅之支流．有裨多識．非淺尠也．諸書所引．或稱嶺表錄．或稱嶺表記．或稱嶺表異錄、或稱嶺表錄異記、或稱嶺南錄異、核其文句．實皆此書．殆以舊本不存．轉相稗販．故流傳訛異．致有數名．惟永樂大典所題．與唐志合．今特從之．以存其眞焉．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庶子臣陸錫熊

侍讀臣紀昀

纂修官主事臣任大椿

嶺表錄異卷上

唐　劉恂撰

南海秋夏間或雲物慘然則其暈如虹長六七尺比候則颶風必發故呼爲颶母忽見有虹霓則無風不能作矣舟人常以爲候豫爲備之

惡風謂之颶壞屋折樹不足喻也甚則吹屋瓦如飛蝶或二三年不一風或一年兩三風亦繫連帥政德之否臧者然發則自午及酉夜半必止此乃飄風不終朝之義也

嶺表或見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卽病謂之瘴母

嶺表山川盤鬱結聚不易疏洩故多嵐霧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脹成蠱俗傳有萃百蟲爲蠱以毒人蓋暑熱之地毒蟲生之非第嶺表之家性慘害也

沓潮者廣州去大海不遠二百里每年八月潮水最大秋中復多颶風當潮水未盡退之間颶風作而潮又至遂至波濤溢岸淹沒人廬舍蕩失苗稼沈溺舟船南中謂之沓潮或十數年一有之亦繫時數之失耳俗呼爲海翻爲漫天

梧州對岸西火山（案太平寰宇記所載此句下有山形高下大如桂林八字）山下有澄潭水深無極其火每三五夜一見于山頂每至一更初火起匝其頂如野花之狀少頃而息或言其下有寶珠光照于上如火上有荔枝四月先熟以其

地熱。故爲火山也。

自瓊至報溪澗。澗中有石鱗次。水流其間。或相去二三尺。近似天設。可躡之而過。或有乘牛過者。牛皆促斂四蹄。跳躍而過。或失、則隨流而下。見者皆以爲笑。彼人諺曰、跳石牛骨碌。好笑好笑。

潘州、昔有方士潘茂、于此昇仙。遂以名。

白州有一派水。出自雙水山。合容州江。呼爲綠珠井。在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訪使。以眞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案太平寰宇記載此作舊井今已塞焉。）

廉州邊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每年太守修貢。自監珠戶入池。池在海上。疑其底與海通。又池水極深莫測也。如豌豆大者常珠。如彈丸者、亦時有得。徑寸照室。不可遏也。又取小蚌肉、貫之以篾曬乾。謂之珠母。容桂人率將燒之以薦酒也。肉中有細珠如粟。乃知蚌隨小大、胎中有珠。（案政和本草引此條云、廉州邊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歲刺史親監珠戶入池採老蚌割珠、取以充貢。池雖在海上、而人疑其底與海通。池水乃淡。此不可測也。土人採小蚌肉作脯食之。往往得細珠如米者。乃知此池之蚌隨大小皆有珠矣。與此書詳略互異。）

五嶺內富州、賓州、澄州、江溪間皆產金。側近居人。以淘金爲業。自旦及暮。有不獲一星者。

澄州金最良。某頃年使上國。親友附澄金二十兩訝其單鮮。友曰、金雖少。貴其夜明。有異于常金耳。留宿驗之信然。

廣州洽浰縣、有金池。（案洽浰縣原本訛作治涇今據唐地理志改正。）彼中居人。忽有養鵝鴨。常于屎中見麩金片。遂多養、收屎淘

之日得一兩或半兩因而致富矣
隴州山中多紫石英其色淡紫其質瑩徹隨其大小皆五棱兩頭如箭鏃煮水飲之暖而無毒比北中白石英其力倍矣
康州悅城縣北百餘里山中有樵石穴每歲鄉人琢爲燒食器但燒令熱徹以物襯閣置之盤中旋下生魚肉及蔥韭薺菹醃之類頃刻卽熟而終席煎沸南中有親朋聚會多用之頻食亦極壅熱疑石中有火毒
白土坑在富州城北隅其土白膩郡人取以爲貨終古不竭今五嶺婦女率皆用之爲粉又名鉛粉
琤瑐形狀似龜惟腹背甲有紅點本草云琤瑐解毒其大者悉婆娑石兼云辟邪廣南盧亭島夷人也海獲活琤瑐龜一枚以獻連帥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帶于左臂上以辟毒龜被生揭其甲甚極苦楚後養于使宅後北池俟其揭處漸生復遣盧亭送于海畔或云琤瑐若生帶之有驗凡飲饌中有蠱毒琤瑐甲卽自搖動若死無此驗
新瀧等州山田揀荒平處鉏爲町畦伺春雨巳中聚水卽先買鯇魚子散于田內一二年後魚兒長大食草根竝盡既爲熟田又收魚利及種稻且無稗草乃齊民之上術
銅柱舊有韋公幹爲愛州刺史聞有漢伏波銅柱以表封疆在其境公幹利其財欲摧鎔貨之于賈胡土人不知援之所鑄且謂神物哭曰使者果壞是吾屬爲海人所殺矣公幹不聽百姓奔走訴于都督韓約

移書辱之。公幹乃止。

蠻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鼓面圓二尺許。面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偏有蟲魚花草之狀。（案此十字原本脫去。今據太平御覽補入。）通體均勻。厚二分以外。鑪鑄之妙。實爲奇巧。擊之響亮。不下鳴鐘。（案此二句原本脫去。今據太平御覽補入。）貞元中。驃國進樂。有玉螺銅鼓。（原註）玉螺蓋螺之白者。非琢石所爲。）即知南蠻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咸通末。幽州張直方貶龔州刺史。到任後。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銅鼓。載以歸京。到襄漢。以爲無用之物。遂捨于延慶禪院。用代木魚。懸于齋室。今見存焉。僖宗朝。鄭絪鎮番禺日。有林蔼者。爲高州太守。有鄉豎小兒。因牧牛開田中有蛤鳴。（原註）蛤即蝦蟇。）牧童遂捕之。蛤躍入一穴。遂掘之。深大。即蠻酋家也。蛤乃無蹤。穴中得一銅鼓。其色翠綠。土蝕數處損闕。其上隱起多鑄蛙黽之狀。疑其鳴蛤即鼓精也。遂狀其緣由。納于廣帥。懸于武庫。今尚存焉。

嶺表所重之節。臘一、伏二、冬三、年四。

夷人通商于邕州石溪口。至今謂之獠市。

廣南有春堂。以渾木刳爲槽。一槽兩邊約十杵。男女間立。以舂稻糧。敲磕槽舷。皆有偏拍。槽聲若鼓。聞于數里。雖思婦之巧弄秋砧。不能比其瀏亮也。

賈人船不用鐵釘。只使栲櫚鬚繫縛。以橄欖糖泥之。糖乾甚堅。入水如漆也。

番禺地無狐兔。用鹿毛野貍毛爲筆。又昭富春勤等州。則擇雞毛爲筆。其爲用與兔毫不異。但恨鼠鬚之

名未得見也。

廣州陶家、皆作土鍋鏟。燒熱、以土油之。案油、紬通。與其潔淨則愈于鐵器。尤宜煮藥。一斗者、纔直十錢。愛護者或得數日。若迫以巨焰涸之。則立見破裂。斯亦濟貧之物。

葫蘆笙交趾　多取無柄老瓠。割而爲笙。上安十三簧吹之。音韻清響。雅合律呂。

南道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爲被。復縱横衲之。其温柔不下于挾纊也。俗云鵝毛柔煖而性冷。偏宜覆嬰兒。辟驚癇也。

盧亭者、盧循昔據廣州。既敗。餘黨奔入海島野居。惟食蠔蠣。疊殼爲牆壁。

容南土風、好食水牛肉。言其肥美。或炙或炙。盡此一牛。既飽、即以鹽酪薑桂、調齏而啜之。齏是牛腸胃中已化草。名曰聖齏。腹遂不脹。案太平御覽引此、曰容南土風、好食水牛。言其肥美。則柔毛肥。義不足比也。每軍騎有局筵。必先此物。或炙此一牛。既飽、即以聖齏消之。既至、即以鹽酪薑桂調而啜之。腹遂不脹。北客到此、多赴此筵。但能食肉。罔有啜齏。與此書詳略互異。

交趾之人、重不乃羹。案不乃、原本訛不祿。攷溪蠻叢笑引此條云、交趾重不乃羹。先鼻引其汁。不乃者、反切攏也。今改正。羹以羊鹿雞豬肉和骨、同一釜煮之。令極肥濃。漉去肉。進葱薑。調以五味。貯以盆器。置之盤中。羹中有膏。銀杓可受一升。即揖讓多自主人先舉。即滿斟一杓。內膏入鼻。仰首徐傾之。飲盡、傳杓如酒巡行之。喫羹了。然後續以諸饌。謂之不乃會。（原註）亦呼爲先臘也。交趾人或經營事務。彌縫權要。但備此會。無不諧者。

南中醞酒、即先用諸藥。別淘漉秔米曬乾。旋入藥和米擣熟。即綠粉矣。熱水溲而團之。形如餡餈。以指中

心刺作一竅。布放簟席上。以枸杞葉攢罨之。其體候好弱。（案此句疑有脫誤。）一如造麴法。既而以藤篾貫之。懸于煙火之上。每醞一年用幾箇餅子。固有恆準矣。南中地暖。春冬七日熟。秋夏五日熟。既熟、貯以瓦甕。用糞掃火燒之。

象肉有十二種。合十二屬。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中。假如正月建寅。膽在虎肉上。餘月率同此例。（案說郛引此條。虎肉作尻肉。攷十二屬中寅爲虎。故寅月當在虎肉。作尻肉者非是。物類相感志引此條。亦作虎肉。）

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云肥腍尤堪下炙。

蠻王宴漢使于百花樓前。設舞象曲樂動。倡優引入一象。以金羈絡首。錦襜垂身。隨膝騰踏。動頭搖尾。皆合節奏。即舞馬之類。

明皇所教之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諸酋。出象紿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見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動。終不肯拜。祿山怒、盡殺之。

乾符四年。占城國進馴象三頭。當殿引對。亦能拜舞。後放還本國。

恂有親表、曾奉使雲南。彼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到遠。如中夏之畜牛馬也。

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即位。柳韜爲容廣宣告使。赦文到下屬州。崖州自來無僧家。臨事差攝。宣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宏夫怪而問之。僧曰、役次未當差遣。編併去歲已曾攝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見者莫不絕倒。

温媼者、即廉州悅城縣嫗婦也。績布爲業。嘗于野岸拾菜。見沙草中有五卵。遂收歸置績筐中。不數日、忽見五小蛇殼。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固無意望報也。媼常濯浣于江邊。忽一日。魚出水跳躍。戲于媼前。自爾爲常。漸有知者。鄉里咸謂之龍母。敬而事之。或詢以災福。亦言多徵應。自是媼亦漸豐足。朝廷知之。遣使徵入京師。至全義嶺、有疾、卻返悅城而卒。鄉里共葬之江東岸。忽一夕、天地冥晦。風雨隨作。及明、已移其冢、并四面草木悉移于西岸矣。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葷血。嘗語恂云、頃年自青社之海歸閩。遭惡風、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里也。凡歷六國。第一狗國。同船有新羅客云是狗國。逡巡、果見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見船驚走。經毛人國、形小皆被髮而身有毛。蔽如狖。又到野叉國、船抵暗石而損。遂搬人物上岸。伺潮落、閣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國。有數人同入深林採野蔬。忽爲野叉所逐。一人被擒。餘人驚走回顧。見數輩野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驚怖無計。頃刻有百餘野叉、皆赤髮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執木槍者。有雌而挾子者。篙工賈客五十餘人。遂齊將弓弩槍劍以敵之。果射倒二野叉。即舁拽朋嘯而遁。既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來。野叉畏弩。亦不復至。駐兩日、修船方畢。隨風而逝。又經大人國、其人悉長大而野。見船上鼓噪。即驚走不出。又經流虬國。其國人么麼。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禮。競將食物求易釘鐵。新羅客亦半譯其語。遣客速過。言此國遇華人飄泛至者。慮有災禍。既而又行經小人國。其人悉裸形小如五六歲兒。船人食盡。遂相率尋其巢穴。俄頃見果採得三四十枚以歸。分而充食。後行兩日、遇一島而取水。忽有羣山羊、見人但聳視。都不驚避。既肥且

偉初疑島上有人牧養而絕無人蹤捕之僅獲百口食之

嶺表錄異卷中

南中草菜經冬不衰故蔬園之中栽種茄子宿根有二三年漸長枝幹乃爲大樹每夏秋熟則梯樹摘之三年後樹漸老子稀卽伐去別栽嫩者

廣州地熱種麥則苗而不實北人將蔓菁子就彼種者出土卽變爲芥

山橘子大者冬熟如土瓜次者如彈子丸其實金色而葉綠皮薄而味酸偏能破氣容廣之人帶枝葉藏之入膾醋尤加香美

山薑花莖葉卽薑也根不堪食而于葉間吐花穗如麥粒嫩紅色南人選未開拆者以鹽醃藏入甜糟中經冬如琥珀香辛可重用爲膾無加也以鹽藏曝乾煎湯極能治冷氣

鶴子草蔓生也案海錄碎事引此條云媚草鵲子草也與此不同其花麴塵色淺紫蒂葉如柳而短當夏開花又呼爲綠花綠葉南人云是媚草採之曝乾以代面醬形如飛鶴翅尾嘴足無所不具此草蔓至春生雙蟲只食其葉越女妝于妝奩中養之如鬬蟲摘其草飼之蟲老不食而蛻爲蝶赤黃色婦女收而帶之謂之媚蝶

野葛毒草也俗呼胡蔓草誤食之則用羊血漿解之或說此草蔓生葉如蘭香光而厚其毒多著葉中不得藥解半日輒死山羊食其苗則肥而大

篦勞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徑不逾二寸皮上麤澀可爲鎖子錯甲利勝于鐵若鈍以漿水洗之還復快利

石林之竹勁而利。削爲刀、割象皮如切。

貞元中、有鹽戶犯禁逃于羅浮山。深入第十三嶺。（原註）南越志云、本只羅山、忽海上有山浮來相合。是謂羅浮山。有十五嶺、二十二峰、九百八十瀑泉洞穴。諸山無出其右也。曾有詩曰、四百餘崖海上排、根連蓬島蔭天台。百靈若爲移中土、蒼華都爲一小堆。遇巨竹萬千竿。連亙巖谷。竹圍皆二丈餘。有三十九節二丈許。逃者、遂取竹一竿。破以爲筏。會赦宥。遂挈以歸。有人得一筏奇之。獻于太守李復。乃圖而紀之。予嘗覽竹譜曰、雲邱帝竹。（原註）帝陵上所生竹。一節爲船。又何偉哉。南海以竹爲甑者。類見之矣。皆羅浮之竹也。

挲摩筍、桂廣皆殖。大若茶椀。竹厚而空小。一夫止擎一竿。堪爲茆屋椽梁柱。其種者、鈐其竿、每截二尺許。打入土、不踰月而生根葉。明年長芽筍。不數歲成林。其筍南人亦藏之爲筍笥。

箭竹筍、其竹枝上刺。南人呼爲刺勒。自根橫生枝條。展轉如織。雖野火焚燒。只燎細枝嫩條。其筍叢生。轉復牢密。邕州舊以爲城。蠻蜑來侵。竟不能入。

倒捻子、窠叢不大。葉如苦李。花似蜀葵。小而深紫。南中婦女得以染色。有子如軟柿頭。上有四葉如柿蔕。食者必捻其蔕。故謂之倒捻子。或呼爲都捻子。蓋語訛也。其子、外紫內赤、無核。食之甜軟。甚煖腹。兼益肌肉。

榕樹、桂廣容南府郭之內。多栽此樹。葉如冬青。秋冬不凋。枝條既繁。葉又蒙細。而根鬚繚繞。枝幹屈盤。上生嫩條。如藤垂下。漸及地、藤梢入土。根節成一大榕樹。三五處有根者。又橫枝著鄰樹、則連理。南人以爲常。不謂之瑞木。

楓人嶺多楓樹。樹老則有瘤癭。忽一夜遇暴雷驟雨。其樹贅則暗長三數尺。南中謂之楓人。越巫云。取之雕刻神鬼。則易致靈驗。

桄榔樹。枝葉竝蕃茂。與棗檳榔等。小異。然葉下有鬚。如驢馬尾。廣人採之以織巾子。其鬚尤宜鹹水浸漬。即蠹眼而韌。故人以此縛舶。不用釘線。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而堅。工人解之。以制博奕局。（案政和本草所載此句下有其木剛性鑽鑽利如鐵中石更利惟中蕉椰致敗耳四句。此樹皮中有屑如麪。可爲餅食之。

枹木。產江溪中。葉細如檜。身堅類桐。惟根軟不勝刀鋸。今潮循多用其根刳而爲履。富未乾時。刻削易如割瓜。既乾之後。柔韌不可理也。或油畫。或漆。其輕如通草。著月著之。隔卑濕地氣。如杉木。今廣州賓從諸郡牧守。初到任。皆有油畫枹木履也。

廣州無栗。惟勤州山中有石栗。一年方熟。皮厚而肉少味。以胡桃仁熟時。或鳥鴉鸛鵲啄食略盡。只此石栗亦甚稀少。

波斯棗。廣州郭內見其樹。樹身無間枝。直聳三四十尺。枝樹頂四向。共生十餘枝。葉如海榲。廣州所種者。或三五年一番結子。亦似北中青棗。但小耳。目青及黃。葉已盡朱朱著子。每朱約三二十顆。恂皆于番舍家食本國將來者。色類沙糖。皮肉軟爛。餌之。乃火爍水蒸之味也。其核與北中棗殊異。兩頭不尖。雙卷而圓。如小塊紫礦。恂亦收而種之。久無萌芽。疑是蒸熟也。魏文帝詔羣臣曰。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葡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國凡棗味。莫言安邑御棗也。

偏核桃、出畢占國。肉不堪食。胡人多取其核。遺漢官以稱珍異。其形薄而尖頭。偏如雀嘴。破之、食其桃仁。味酸似新羅松子。性熱入藥。亦與北地桃仁無異。

荔枝、南中之珍果也。梧州江前有火山。上有荔枝。四月先熟。（原註）以其地熱故曰火也。核大而味酸。其高新州、與南海產者最佳。五六月方熟。形若小雞子。近蔕稍平。皮殼微紅。肉瑩寒玉。又有焦核者、性熱。液甘。食之過度。即蜜漿制之。又有蠟荔枝、黃色。味稍劣于紅者。

龍眼之樹如荔枝。葉小。殼青黃色。形圓如彈丸大。核如木槵子而不堅。肉白帶漿。其甘如蜜。一朵恆三二十顆。荔枝方過。龍眼即熟。南人謂之荔枝奴。以其常隨于後也。

橄欖樹、身聳。枝皆高數尺。其子深秋方熟。閩中尤重此味。云咀之香口。勝含雞舌香。飲汁、解酒毒。有野生者。子繁樹峻。不可梯緣。但刻其根下方寸許。納鹽于其中。一夕、子皆自落。樹枝節上、生脂膏如桃膠。南人採之。和其皮葉煎之。調如黑餳。謂之橄欖糖。用泥船損乾後堅于膠漆。著水益乾耳。

枸櫞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故人重之。愛其香氣。京輦豪貴家。飣盤筵。憐其遠方異果。肉甚厚白如羅蔔。南中女工。競取其肉雕鏤花鳥。浸之蜂蜜。點以臙脂。擅其妙巧。亦不讓湘中人鏤木瓜也。

椰子樹、亦類海棧、結椰子大如甌盃。外有粗皮如大腹。次有硬殼。圓而且堅。厚二三分。有圓如卵者。即截開一頭。砂石磨之。去其皴皮。其爛斑錦文。以白金塗之。以爲水罐子。珍奇可愛。殼中有液數合。如乳。亦可飲之。冷而動氣。

廣管羅州多棧香樹身似柳案政和本草所載此句作如柜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皮塗作紙名爲香皮紙灰白色有紋如魚子牋其紙慢而弱沾水卽爛遠不及楮皮者又無香氣或云黃熟棧香同是一樹而根幹枝節各有分別者也

嶺表朱槿花莖葉皆如桑樹葉光而厚南人謂之佛桑樹身高者止于四五尺而枝葉婆娑自二月開花至于仲冬方歇其花深紅色五出如大蜀葵有蕊一條長于花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燦疑有焰生一叢之上日開數百朵雖繁而有艷但近而無香暮落朝開插枝卽活故名之槿俚女亦採而鬻一錢售數十朵若徵此花紅妝無以資其色

胡桐淚出波斯國是胡桐樹脂也名胡桐淚又有石淚在石上採也

沙箸生于海岸沙中春吐苗其心若骨白而且勁可爲酒籌凡欲採者輕步向前及手急挼之不然聞行者聲遽縮入沙中掘尋之終不可得也

容管廉白州產秦吉了大約似鸚鵡嘴腳皆紅兩眼後夾腦有黃肉冠善效人言語音雄大分明于鸚鵡以熟雞子和飯如棗餇之或云容州有純白色者俱未之見也

越王鳥曲頸長足頭有黃冠如杯用貯水互相飲食衆鳥讎取其冠堅緻可爲酒杯

有鳥形如野鵲翅羽黃綠間錯尾生兩枝長二尺餘直而不曲惟尾梢有毛宛如箭羽因目之爲帶箭鳥

蚊母鳥形如青鷁嘴大而長于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采其卵爲扇可辟蚊

子亦呼爲吐蚊鳥

北方梟鳴人以爲怪共惡之南中晝夜飛鳴與鳥鵲無異桂林人羅取生鬻之家家養使捕鼠以爲勝狸鴞大如鴟惡聲飛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嗤爲炙故莊子云見彈求鴞炙說文梟不孝鳥食母而後能飛漢書曰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以五日食之古者重鴞炙及梟羹蓋欲滅其族類也

鬼車春夏之間稍遇陰晦則飛鳴而過嶺外尤多愛入人家爍人魂氣或云九首曾爲犬嚙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則有凶咎荊楚歲時記云閒之當喚犬耳（案荊楚歲時記云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縋林打戶振狗耳滅燈燭以禳之此作當喚犬耳疑耳字上脫振字）

鵂鶹卽鴟也（案圖原本作鵴音由弦北戶錄引字林云圖音由今獵師有圖也謹校改）可以聚諸鳥晝日目無所見夜則飛撮蚊蚤乃鬼車之屬也皆夜飛晝藏或好食人爪甲則知吉凶凶者輒鳴于屋上其將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戶內蓋忌此也亦名夜行遊女與嬰兒作祟故嬰孩之衣不可置星露下捉其祟耳

韓朋鳥者乃鳧鷖之類此鳥每雙飛泛溪浦水禽中鸂鶒鴛鴦鵁鶄嶺北皆有之惟韓朋鳥未之見也案干寶搜神記云大夫韓朋（一云馮）其妻美宋康王奪之朋怨王囚之朋遂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捉衣衣不勝手遺書于帶曰願以尸還韓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二塚相望經夜忽見有梓木生二塚之上根交于下枝連其上又有鳥如鴛鴦恆棲其樹朝暮悲鳴南人謂此禽卽韓朋夫婦之精魂故以韓氏名之

鷓鴣、吳楚之野悉有。嶺南偏多。此鳥肉白而脆。遠勝雞雉。能解冶葛井菌毒。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毛。其大如野雞。多對啼。南越志云。鷓鴣雖東西迴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其鳴自呼杜薄州。又本草云。自呼鉤輈格磔。李羣玉山行聞鷓鴣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

交趾人多養孔雀。採金翠毛爲扇。

孔雀翠尾。自翠其身。比夫雄雞自斷其尾。無所稱焉。

嶺表所產犀牛。大約似牛而豬頭。腳似象蹄。有三甲。首有二角。一在額上。爲兕犀。一在鼻上。較小。爲胡帽犀。鼻上者皆窄束。而花點少。多有奇文。牯犀亦有二角。皆爲毛犀。俱有粟文。堪爲腰帶。千百犀中。或遇有通者。花點大小奇異。固無常定。有偏花路通。有頂花大而根花小者。謂之倒插通。此二種亦五色無常矣。若通白黑分明。花點差奇。則價計巨萬。乃希世之寶也。又有墮羅犀。犀中最大。一株有重七八觔者。云是牯犀。額上有心花。多是撒豆斑色深者。堪爲胯具。斑散而淺。卽治爲盤楪器皿之類。又有駭雞犀。（原註）羣雞見之驚。辟塵犀。（原註）爲婦人簪梳。塵不著也。辟水犀。（原註）云此犀行于海水爲之開置角于舄之中。不濕矣。光明犀。（原註）處于暗室。則有光明。此數犀。但聞其說。不可得而見也。（案張世南游宦紀聞。引此書云。犀有二角。一在額上爲兕犀。一在鼻上爲胡帽犀。牯犀亦有二角。皆爲毛犀。與此詳略互異。）

紅飛鼠。多出交趾及廣管瀧州。背腹有深毛。茸茸。惟肉翼淺黑色。多雙伏紅蕉花間。採捕者。若獲一。則一不去。南中婦人。皆貫而帶之。以爲媚藥。

瓊州不產贏馬。人多騎黃牛。亦飾以鞍轡。加之銜勒。可騎者。皆自小習其步驟。亦甚有穩快者。

嶺表錄異卷下

跳鯜、乃海味之小魚鯜也.以鹽藏鰡魚兒一斤.不啻千筒生擘.點醋下酒、甚有美味.余遂問名跳之義.則曰捕此者、仲春于高處卓望.魚兒來如陣.晝闊二三百步.厚亦相似者.既見、報魚師.遂槳船爭前而迎之.船衝魚陣.不施罟網.但魚兒自驚跳入船.逡巡而滿.以此爲鯜.故名之跳.又云、船去之時.不可當魚陣之中.恐魚多壓沈故也.卽可以知其多矣.

嘉魚、形如鱒.出梧州戎城縣江水口.甚肥美.衆魚莫可與比.最宜爲鯜.每炙、以芭蕉葉隔火.蓋慮脂滴火滅耳.漁陽有穌魚.亦此類也.字.（案原本脫漁陽有穌魚五字.今據太平御覽增入.）

鰿魚、其殼瑩淨.滑如青瓷盌.斂背、眼在背上.口在腹下.青黑色.腹兩傍爲六腳.有尾.長尺餘.三棱如椵莖.雌常負雄而行.（案此原本訛附今據玉篇廣韻及酉陽雜俎改正.）捕者必雙得之.若摘去雄者.雌者卽自止.背負之方行.腹中有子如菉豆.南人取之、碎其肉腳、和以爲醬.食之.尾中有珠.如粟色.黃.雌者小.置水中.卽雄者浮.雌者沈.

黃臆魚、卽江湖之橫魚.頭嘴長.而鱗皆金色.南人鱠爲炙.雖美而毒.或煎煿或乾.夜卽有光.如燭.北人有寓南海者.市此魚食之.棄其頭于簍筐中.夜後忽有光明.近視之.益恐懼.以燭照之.但魚頭耳.去燭復明.以爲不祥.及取食餘臠.親其餘鬣.亦如螢光.達明.徧詢土人.乃此魚之常也.憂疑頓釋.

竹魚、產江溪間.形如鱧魚.大而少骨.青黑色.鱗下間以朱點.鬣可翫.或烹以爲羹臛.肥而美.

烏賊魚、只有骨一片。如龍骨而輕虛。以指甲刮之、卽爲末。亦無鱗。而肉翼前有四足。每潮來、卽以二長足捉石。浮身水上。有小鰕魚過其前。卽吐涎惹之。取以爲食。廣州邊海人、往往探得大者。率如蒲扇。煠熟、以薑醋食之。極肥美。或人鹽渾鮓爲乾、搥如脯、亦美。吳中人好食之。左思吳都賦曰、烏賊擁劍。

石頭魚、狀如鯆魚。隨其大小、腦中有二石子。如蕎麥。瑩白如玉。有好奇者、多市魚之小者。貯于竹器。任其壞爛。卽淘之、取其魚腦石子。以植酒籌。頗爲脫俗。

比目魚、南人謂之鞋底魚。江淮謂之拖沙魚。

雞子魚、口有觜如雞。肉翅無鱗。尾尖而長。有風濤、卽乘風飛于海上船梢。頗飴鯛魚。

鱯魚、其身土黃色。有四足脩尾。形狀如鼉。而舉止趫疾。口森鋸齒。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懼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羣鱯嗥叫其下。鹿怖懼落崖。多爲鱯魚所得。亦物之相攝伏也。故李太尉德裕、貶官潮州。經鱯魚灘。損壞舟船。平生寶玩。古書圖畫。一時沈失。遂召舶上崑崙取之。但見鱯魚極多。不敢輒近。乃是鱯魚窟宅也。

鯪魚、南人云、魚之欲產子者。須此魚以頭觸其腹而產。俗呼爲生母魚。

飴魚、（音義篇云、飴、小魚鮐魚通行也。此飴魚疑當作飴魚。）如白魚而身稍短。尾不假。清遠江多此魚。蓋不產于海也。廣人得之多爲膾。不腥而美。諸魚無以過也。

鹿子魚、頰其尾鬣皆有鹿斑、赤黃色。余曾覽羅州圖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魚躍出洲。化而爲鹿。曾

有人拾得一魚頭已化鹿尾猶是魚南人云魚化爲鹿肉腥不堪食

鯇魚形似鯸魚（一字書云鯇魚鯇始嶺南俗字）而腦上突起連背而圓身肉甚厚肉白如凝脂止有一脊骨治之以蔥豉（豉音奇蒸也）之粳米其骨自軟食者無所棄鄙俚謂之狗瞌睡魚以其犬在盤下難伺其骨故云狗瞌睡魚也全州嶺之西南（案全義原本誤作金義攷唐地理志有全義縣與小註所云灌川縣同屬桂州今改正）有盤龍山山有乳洞斜貫一溪號爲靈水溪（原註）今桂州灌川縣也溪內有魚皆脩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漁人不敢捕之爾雅云鯩似鮎四足聲如小兒（案此二句非爾雅本文見郭璞注那昺疏云鯩雌鯩也）今商州山溪內亦有此魚謂之鮎魚（案太平寰宇記鮎作納攷博雅云鮎鯩也類篇云鮎鯩爲是）

海鮎即海上最偉者也其小者亦千餘尺吞舟之說固非謬也（案原本脫此二句今據太平廣記補入）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安南貨易路經調黎海（原註）地名海心有山四圍東急亦黃河之西門也深闊處或見十餘山或出或沒篙工曰非山島鯨魚背也雙目閃爍鬐鬣若簸朱旗日中忽雨霢霂舟子曰此鯨魚噴氣不散于空風勢吹來若雨耳近魚即鼓船而譟倏爾而沒鼓物類相伏耳交趾廻乃捨舟取雷州緣岸而歸不憚苦辛蓋避海鮎之難也乃靜思曰設使老鯨瞋目張喙我舟若一葉之墜沓井耳寧得不皓首乎

南人多買蝦之細者生切葅菜蘭香蓼等（案字林等書葅菜辛菜也南方草木狀作綿菜蓋刊寫訛異）用濃醬醋先潑活蝦蓋似生菜以熱釜覆其上就口跑出亦有跳出醋碟者謂之蝦生鄙俚重之以爲異饌也

海蝦皮殼嫩紅色就中腦殼與前雙腳有鉗者其色如朱余嘗登海舶忽見牕版懸二巨蝦殼頭尾鉗足

俱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如鋒刃。嘴上有鬚如紅筋。各長二三尺。前雙腳有鉗。云以此捉食。鉗麤如人大指。長三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鈹硬。手不可觸。腦殼烘透。彎環尺餘。何止于盃盂也。案太平廣記引此書一條。有曰。北戶錄云。蝦蛦爲廣州刺史。有客語蛦曰。蝦鬚有一丈者。堪爲拄杖。蛦不信。客去東海取鬚四尺以示蛦。方服其異。凡九句。爲此書所無。又案海錄碎事引此書云。海中有大蝦。鬚可爲杖。長丈餘。與此條所云。鬚如紅筋。各長二三尺。二語不同。附識于此。

石矩、亦章舉之類。身小而足長。入鹽乾燒食極美。又有小者、兩足如常。曝乾後似射踏子。故南中呼爲射踏子也。案韓愈詩、章舉馬甲柱。闕以怪自嘑。舊云、章舉有八腳。身上有肉如曰。亦曰章魚。馬甲柱。即江瑤柱。此云石矩。即章舉之類。當別有章舉一條。而傳寫佚之。

紫貝、即蚌螺也。案晉譙類說所載。作研螺。謂之紫貝。與此意同。文異。儋振夷黎海畔。采以爲貨。

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嘴。故以此名。殼上青綠斑文。大者可受三升。殼內光瑩。如雲母。裝爲酒杯。奇而可翫。又紅螺大小亦類鸚鵡螺。殼薄而紅。亦堪爲酒器。刳小螺爲足。綴以膠漆。尤可佳尙。

瓦屋子、蓋蚌蛤之類也。南中舊呼爲蚶子頭。因盧鈞尙書作鎭。遂改爲瓦屋子。以其殼上有棱如瓦壠。故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尤重之。多燒以薦酒。俗呼爲天爵炙。噢多、卽壅氣背膊煩疼。未測其本性也。

水蟹、整殼內皆鹹水。自有味。廣人取之、淡煮。吸其鹹汁下酒。黃膏蟹、殼內有膏。如黃酥。加以五味。和殼蒸之。食亦有味。赤蟹、殼內黃赤膏。如雞鴨子黃。肉白。以和膏實其殼中。淋以五味。蒙以細紗。爲蟹飣。珍美可尙。紅蟹、殼殷紅色。巨者可以裝爲酒盃也。虎蟹、殼上有虎斑。可裝爲酒器。與紅蟹、皆產瓊岸海邊。

蝤蛑乃蟹之巨而異者蟹螯上有細毛如苔身上八足蝤蛑則螯無毛後兩小足薄而闊俗謂之撥掉子與蟹有殊其大如升南人皆呼爲蟹（原註）有大如小碟子者（案蝤蛑原本作蝤蜊攷玉篇廣韻續博物志西陽雜俎埤雅等書無蝤蛑只有蝤蛑云似蟹而大云）八月能與虎鬬云螯能殺人與此條意義相合今據以校改

蛤蚧首如蝦蟇背有細鱗如蠶子土黃色身短尾長多巢于樹中端州古牆內有巢于廳署城樓間者暮則鳴一榕字又云旦暮則鳴較此本多一旦字（案政和本草云多集於榕樹中較此本多）自呼蛤蚧或云鳴一聲是一年者里人採之鬻于市爲藥能治肺疾醫人云藥力在尾不具者無功

海鏡廣人呼爲膏葉盤（案膏葉海鏡碎事及說郛作膏菜）兩片合以成形殼圓中甚瑩滑日照如雲母光內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小蟹子其小如黃豆而螯足具備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余曾市得數箇驗之或迫之以火即蟹子走出離腸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

蠔即牡蠣也其初生海島邊如拳石四面漸長有高一二丈者巉巖如山每一房內蠔肉一片隨其所生前後大小不等每潮來諸蠔皆開房見人即合之海夷盧亭往往以斧掬取殼燒以烈火蠔即啓房挑取其肉貯以小竹筐赴墟市以易酒（原註）盧亭好以蠔肉換酒也肉大者醃爲炙小者炒食中肉有滋味食之即能壅腸胃

彭蜞吳呼爲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吳越間多以異鹽藏貨于市

竭朴乃大螯蜞也殼有黑斑雙螯一大一小常以大螯捉食小螯分自食

招潮子、亦髭蜞之屬。殼帶白色。海畔多潮。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故俗呼招潮也。

水母、廣州謂之水母。閩謂之蛇。（原註、疑駕切。）其形、乃渾然凝結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盌。腹下有物如懸絮。俗謂之足。而無口眼。（案曾慥類說所載、作有口無眼、與此不同。）常有數十蝦寄腹下、啗食其涎。浮汎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歘然而沒。乃是蝦有所見耳。越絕書云、海鏡、蟹爲腹。水母、即蝦爲目也。南人好食之。云性煖、治河魚之疾。然甚腥。須以草木灰點生油。再三洗之。瑩淨如水晶。紫玉。肉厚可二寸。薄處亦寸餘。先煮椒桂。或萱蔻生薑。縷切而煠之。或以五辛肉醋。或以蝦醋。如鱠食之、最宜。蝦醋、亦物類相攝耳。水母、本陰海凝結之物。其理未詳。（案自南人好食之以下、原本無之。今據太平廣記校增。）

十二時蟲、則蛇師蜥蜴之類也。土色者、身尾長尺餘。腦上連背有髻鬣。草樹上行極迅速。亦多在人家離落間。俗傳云、一日隨十二時變色。因名之。

南土有金蛇。亦名蜴蛇。又名地鮮。州土出。（案此句上疑有脫誤。）黔中桂州亦有。即不及黔南者。其蛇粗如大指。長一尺許。鱗甲上有金銀。解毒之功、下吉利也。

蚺蛇、大者五六丈。圍四五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圍亦稱是。身有斑文。如故錦繡。俚人云、春夏、多于山林中。等鹿過則銜之。自尾而吞。惟頭角礙于口中。（案原本脫此十四字。今據太平廣記補入。）則于樹間閣其首。俟鹿壞頭、角隊地。鹿身方嚥入腹。如此、蝮蛇極羸弱。及其鹿消。壯俊悅懌。勇健于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則食一鹿。

蚺蛇膽、普安州有養蛇戶。每年五月五日。即擒蚺蛇入府。祇候取膽。余曾親見。皆于大籠之中。藉以軟草。

盤屈其上。兩人舁一條在地上。卽以十數拐子從頭翻其身。旋以拐子案之。不得轉側。卽于腹上約其尺寸。用利刃決之。肝膽突出。卽割下其膽。皆如鴨子大。曝乾以備上貢。卻合內肝、以線合其瘡口。卽收入籠。或云、舁歸放川澤。

兩頭蛇、嶺外多此類。時有如小指大者、長尺餘。腹下鱗紅皆錦文。一頭有口眼。一頭似蛇而無口眼。云兩頭俱能進退謬也。昔孫叔敖見之不祥。乃殺而埋之。南人見之爲常。其禍安在哉。

蠻蠻者、俗謂之茲夷。乃山龜之巨者。人立其背。可負而行。產潮循山中。鄉人採之。取殼以貨。要全其殼。須以木揳出肉。龜吼如牛。聲響山谷。廣州有巧匠、取其甲黃明無日翳者。（原注）甲上有黑黃色者、爲日曜矣。煮而拍之。陷黑琦瑁花。以爲梳篦盃器之屬。狀甚明媚。案政和本草引此條云、蠻蠻俗謂之茲夷。蓋山龜之大者。人立其背上。可負而行。潮循間甚多。鄉人取殼以生得全者爲貴。初用木挑出其肉。龜被楚毒。鳴吼如牛。聲動山谷。土人以其甲通明黃色者、爲拍陷琦瑁爲器。今所謂龜筒者是也。

蜈蚣、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取其肉曝爲脯。美于牛肉。又云、長數丈、能噉牛。里人或遇之。則鳴鼓燃火炬以驅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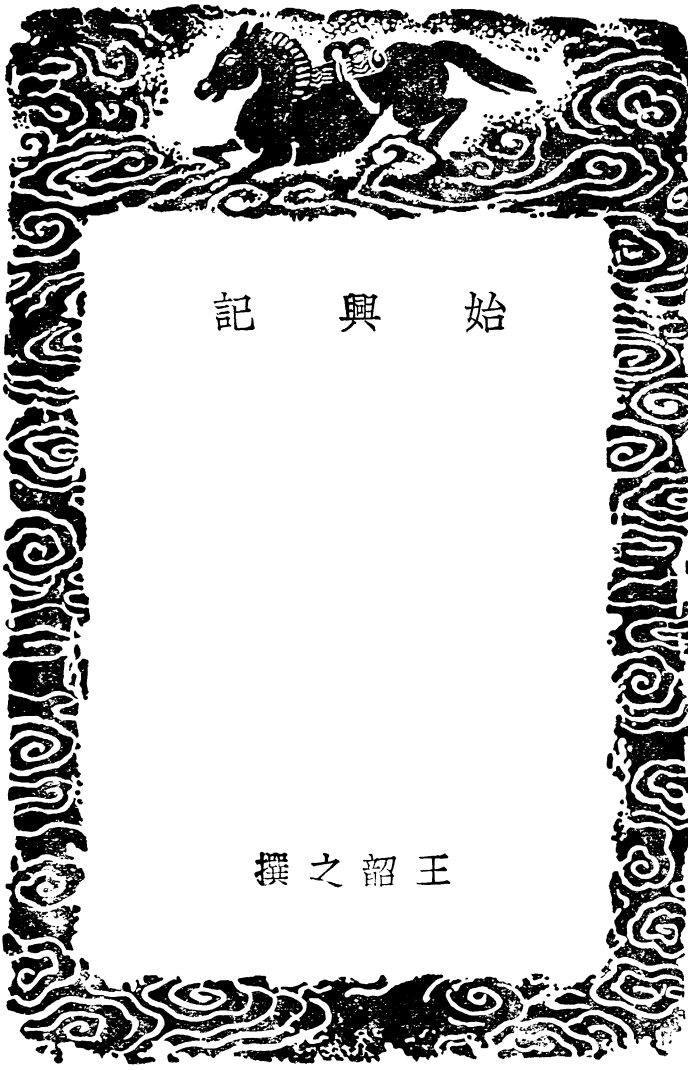
龐蜂、生于山野。多在橄欖樹上。形如蜩蟬。腹毒而薄。其鳴自呼爲龐蜂。但聞其聲。採得者鮮矣。人以善價求之以爲藥。

宜欲人脫蜂子法。大蜂結房于山林間。大如巨鐘。其中數百層。土人采時、須以草覆蔽體。以捍其毒。然復以煙火熏散蜂母。乃敢攀緣崖木。斷其蔕。一房中蜂子或五六斗、至一石。以鹽炒曝乾。寄入京洛。以爲方

物。然房中蜂子三分之一翅足已成。則不堪用。

交廣溪洞間酋長多收蟻卵淘澤令淨鹵以爲醬。或云其味酷似肉醬。非官客親友。不可得也。

嶺南蟻類極多。有席袋貯蟻子窠鬻于市者。蟻窠如薄絮囊。皆連帶枝葉。蟻在其中。和窠而賣也。有黃色大于常蟻而腳長者。云南中柑子樹無蟻者實多蛀。故人競買之。以養柑子也。



始興記

王韶之撰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始興記

宋　臨沂王韶之休泰撰
清　南海曾　釗冕士輯

含涯有三城．白沙城、馬鞍城、白鹿城、城南有白鹿岡．初學記二十四．

按含涯當作含湟．錦繡萬花谷後集引亦作含湟．御覽五十三引作含注．一百九十二、又引作含逕．皆含涯之譌文．或謂涯水亦曰灌水．見水經注三十九．灌與涯注形近．然宋因太祖諱．改作含光．見九域志．則涯水或可稱灌水．而含涯必作湟無疑矣．

縣有白鹿城．城南有白鹿岡．咸康中．郡民張勑爲縣有善政．白鹿來游．故城及岡、並卽名焉．水經注三十九．

按咸康、藝文類聚引作咸和．初學記二十四．御覽一百九十二．引均作咸康．考咸和、咸康、皆晉顯宗年號．今從衆．

秦置楊山桂陽山開下鼓、便自奔逸．息於臨武．遂之始興洛陽．遂名聖鼓．今臨武有聖鼓城．初學記十六．

按御覽五百八十二．引作遂入洛陽．因名聖鼓城．與此稍異．

郡西南有芙蓉岡．高若玉山．鄰枕郊郭．可四十餘里．藝文類聚六．

按可四十餘里．御覽五十三、作周迴連亘四十餘里．

含涯縣有堯山．堯巡狩至於此．立行臺也．初學記二十四．

堯山下有平陵。陵上有基。云是堯故亭。父老相傳堯南巡狩時、登此。太平寰宇記一百五十七。

任將軍城、秦南海尉任囂城也。御覽一百九十二。

中宿縣有觀峽。橫樻交枕。絕崖峯。御覽五十三。

勞口東岸有石。四方高百餘仞。其狀如臺。注云、父老相傳、此石、昔有三人伐木以作橋。於石頂、覩見數甕錢。共取半甕還。初學記二十七。

按錦繡萬花谷後集卷六、引作百餘步。然御覽八百三十六、引亦作仞字。或錦繡萬花谷誤耳。御覽五十三、引作營口。蓋勞之誤。營水西北入湘、非此。據御覽引勞口北有逃石之文。則勞口當在韶石上下也。

勞口北有逃石。一名靈石。晉永和中、有二飛仙、衣冠、自來憩此石。旬日乃去之。御覽五十五。

縣下流有石室。內有縣石。扣之聲若鼓響。十餘里。御覽五百七十六。

林水源裏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羅十甕。中悉是餅銀。采伐過之、不得取。取必迷悶。晉太元初、民封騶之家奴、密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蟄之而死。永樂大典注。三十八。其夜騶夢神語曰、君奴不良。已受顯戮。願以銀相備。騶覺、奴死。銀在其旁。有徐道者、自謂能致。乃集祭酒盛奏章書。擊鼓吹入山。須臾雷震雨石。倒樹折木。道逸擢走。御覽八百十二。

按御覽七百五十八、引林水源、作林源山。八百十二、引封騶、作林騶。初學記、引餅銀作銀餅。皆誤。

淘水源有堯山長嶺衡亘遠望如陣雲山下有平陵陵上有古大堂基十餘處雖已夷漫而猶可識謂曰堯故亭父老相傳堯南巡登此山故亭卽其行宮（御覽一百九十四）

據御覽八引云堯山長嶺望之如雲與此文字略異淘水水經注作陶水

郡都有玉山草木滋茂泉石澄潤（藝文類聚七）

冷君西北有小首山元嘉元年夏霖雨山崩自顛及麓崩處有光耀有若星辰焉居人聚觀皆是銀礫鑄得銀也（御覽八百十二）

據初學記引無冷君西北四字有若辰焉脫星字不及此之詳故置彼取此冷據水經注三十八當作泠泠君山名

梁鮮二水口下流有滇陽峽長二十餘里山顛紆鬱叢流曲勃（藝文類聚卷六）中宿縣有貞女峽峽西岸水際有石如人形狀似女子是曰貞女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取螺於此遇風雨晝昏而一女化爲此石（藝文類聚卷六）今石人形高七尺狀此女人（太平廣記三百九十八）

修仁水西南注連水北有三楓亭五渡水（御覽六十五）

連水下流有斟谿一日十溢十竭（御覽六十七）

按隋志陽山有斟水卽此斟谿也連水據水經注當作漣水

靈水源有溫泉涌溜如沸時有細赤魚莫有獲者（初學記七）

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之者。李善文選注二十八。

據此與初學記文同。但雲水、初學記作靈水、爲異耳。然文選注、據宋刊六家本、元延祐單行李善本、皆如此。則雲水亦似非誤文。故兩存之。

雲水源有湯泉。下流多蛟。害厲濟者。遇之必笑而沒。藝文類聚五十六。

按御覽百三十、引作雲水源自湯泉自字、蓋有之誤。

盧水合武水、甚險。名曰新隴。有太守周昕廟。卽始開此隴者。行者放雞散米以祈福。而忌著縗衣人廟。御覽五十六。

隴字、當爲瀧字之譌。

靈鷲山臺殿宏麗。畫象巧妙。嶺南佛寺。以此爲最。太平寰宇記一百五十七。

晉中朝有質子將歸。忽有人寄其書告曰、吾家在觀亭廟石間有懸藤。君扣藤、家人必自出。歸者如言。果有二人出水取書。幷曰、江伯令君前入水、見屋舍甚麗。今俗咸言觀亭有江伯神也。御覽九百九十五。

舍進公口下流有枯木。曰聖鼓。上下人以篙犯之者、皆瘧。御覽七百七十一。

按進、當爲洭之譌。公當翁之譌。水經注、洭水東南左合翁水、是也。聖鼓下、當有杖字。

黃溪出科藤。御覽九百九十五。

漢將滅越。越王築城。伐木、將蓮之。一夜木數千件頓亡。越亡之徵。御覽九百五十三。

謹按王韶之始興記、隋唐宋史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隋志載王韶之集十九卷。唐志二十卷。或記在其中。如吳萊集南海古蹟記之比。王韶之宋書有傳。終吳興太守。水經湨水注、文選李善注引、並稱王韶之。水經湟水注、又稱王韶。考宋書王韶之列循吏傳。不稱其著述。御覽經史圖書綱目、王韶之南康記。王韶之始興記。分載甚明。則韶當爲韶之譌文無疑。始興郡、吳立屬廣州。晉成帝度荊州。宋元嘉二十九年、又度廣州。三十年度湘州。明帝太豫元年改廣興。韶之卒於元嘉十二年。其時尚屬荊州。領曲江、桂陽、陽山、湞陽、含湟、始興、中宿、七縣。元嘉初、徐豁爲始興太守。有政聲。韶之未嘗至始興。或即從徐豁討問故事。筆爲此記歟。酈道元水經注、雖止引二條。然其餘尚多暗用。則此記爲當時所重可知。第書佚已久。今刺取羣書所引七縣山川故事略備。惟原書卷數體例。無從考索。聊以類相從。尚有闕遺。以俟後哲。道光元年四月、曾釗識於粵秀書院東齋。

右始興記一卷宋臨沂王韶之休泰撰國朝南海曾釗勉士輯案是書義例勉士廣文跋語亦已詳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明載王韶之始興記則水經註李善文選註或作王歆之或作王歆者誤也宋書本傳稱韶之私撰晉安帝陽秋時人謂宜居史職卽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敍事辭論可觀爲後代佳史恭帝卽位領著作郎凡諸詔奏皆其詞也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又稱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廙作亂又稱七廟歌詞韶之制也文集行於世則韶之固著作才宜其未嘗至始興而撰爲此記歟始興郡名宋泰豫元年更名廣興韶之以景平之年出爲吳興太守十年徵爲祠部尚書十二年又出爲吳興太守其年卒蓋在郡未更名之前殆二十餘載也以六朝人舊帙不可多得與交州記暨楊議郎著撰均勉士廣文所輯以類相從幷讎校而付梓焉庚戌春盡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南海百詠

方信孺撰

本館據琳琅秘室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南海百詠一卷提要

宋方信孺撰。信孺字孚若、莆田人。以蔭補官。開禧中、假朝奉郎、使金、三往返。歷淮東轉運判官。知眞州。至廣西漕。所著有好菴游戲詩境集未見。是編乃其官番禺漫尉時所作。取南海古迹。每一事爲七言絕句一首。每題之下。各注其顚末。注中多記五代南漢劉氏事。所引沈懷遠南越志、鄭熊番禺雜志、近多不傳。羅鷹宋詩紀事、載劉后邨序信孺詩文云、宮犯協諧經緯麗密。于此亦足見其一斑矣。

南海百詠序

境以詩名。在在皆詩也。境之近遠。則東日下、西王母、南北戶、北觚竹。不足以喻其垠岸。而南海百詠。又特其境之寓者耳。詩境方君來尉番山。剏苔劉蘚訪秦漢以來。數百年莽蒼之迹可攷者百。而綴以詩。可見胸中之磊落。使其乘飛廉憑豐隆。翩翔乎氛埃之上。登崑崙絕頂。凌閶闔。扣玉壺。憩轡乎扶桑之根。以觀日之所出。方壺員嶠。橫陳浩蕩。壯麗奇皇。絡其來御。下視齊州不啻紅塵九點。則境中之詩。又可勝紀邪。莆田葉孝錫。於是特書其百篇之首。時今上躬耕藉田之明年三月既望。

南海百詠

宋番禺漫尉莆田方信孺孚若撰

番山

番、禺二山也。（山海經作貫禺）今在州學之後者。止餘一大磐石。有亭榜以番山。而禺山、則漫不可攷。按番禺志云。番山在北。禺山在南。國初、前攝南海簿鄭熊、所作番禺雜志云。番山在城中東北隅。禺山在南二百許步。兩山舊相聯屬。劉龔鑿平之。（龔魚檢切。又丁儉古田二切。劉氏所謂高祖。始霸南漢者也。龔字乃其自撰。）就番積石爲朝元洞。後更名爲清虛洞。而以沉香爲臺觀於禺山之上。至圖經、則謂番山在今府學後。禺山在清海軍樓雉堞下。是番在南而禺在北矣。又元祐間、林斐作兼山樓記、亦謂番山在通判廳之後。禺山在州廨治事廳之東。紹聖間、章粢作移學記。亦以爲學在番山之前。是皆與今說同。然番禺志古書也。熊爲潘美客。當時猶親見亭觀之舊。宜以此二說爲正。況漕司貢院之東有神祠。至今尚以清虛洞爲榜。故老亦以名其地。雖番山所在。或治事廳東。或清海軍樓下。皆未可知。而州學後者禺山、無疑矣。

城根片石久模糊。圖記應須考國初。欲識番山眞面目。至今東北號清虛。

禺山

禺山何事作番山。空有陂陁迹已漫。今日升堂聽絲竹。沉香不見舊闌干。

任囂城

番禺雜志云、在今城東二百步、小城也。始囂所理。後呼東城。今爲鹽倉。卽舊番禺縣也。以今攷之。東城卽其地。熙寧間、呂居簡爲帥。因其遺址而築之。見於郟亶之記。圖經乃以子城爲古之東城。且引番禺志、以爲任囂所理。殊不知番禺縣、國初時尙在今城東之紫泥港。所以番禺雜志、謂今番禺爲舊縣也。若以子城爲是。則安有舊縣在其中乎。沈懷遠南越志云、尉任囂疾篤。知已子不肖。不堪付以後事。遂召龍川令趙陀、謂之曰。秦室喪亂。未有眞主。吾觀天文。五星聚於東井。知南越偏霸之象。故召陀授以權柄云。按任囂於秦末時爲南海郡尉。五星自是漢家符。忍死任囂亦太愚。今日朝臺猶百尺。荒城不記舊規模。

三城

子城與東西二城也。子城、乃慶歷四年魏公瓘、以得古磚。有委於鬼工之字。遂築之。後儂智高來寇。望城堅、不得逞而去。東城、乃熙寧初、呂居簡所請。轉運使王靖所築。西城、則程師孟、經始於熙寧四年。

三城不斷鬱相望。千里長江勢渺茫。蠻獠傳聞亦膽破。從知嶺外有金湯。

元符二年、柯公述所創。折公彥質、重建於紹興二十年。近歲又一再作新矣。

睥睨旁圍百尺樓。蜚飛縹緲接雲浮。鯨波不動海山碧。彈壓東南十四州。

五仙觀

在郡治西。其先有五仙人、各執穀穗。一莖六出。乘羊而至。衣與羊各異色、如五方。既遺穗與州人。忽騰空而去。羊化爲石。州人因其地爲祠。石今尙存。或云、吳滕脩時。或云、趙陀時。或云郭璞遷城時。俱未詳。

蹁躚天上五仙人。羊駕何年到海濱。晉漢相傳半無有。觀中遺石自輪囷。

廣平堂

宋廣平都督廣州。越俗始知棟宇。張燕公嘗爲遺愛碑

撤茅易瓦利無窮。盡種甘棠比召公。大手斷碑何處覓。典型猶見此堂中。

石屏堂

在郡城西。蔣公之奇所建。其下有池百餘步。列石甚富。劉氏所謂明月峽玉液池是也。南北舊有含珠亭、紫雲閣、每歲端午、令宮人競渡其間。

月峽旁通玉液池。綵舟爭勝出宮闈。荒臺今日人相問。野草無言日自西

十賢祠

在郡治之城上。前太守常以吳隱之、宋璟、李尚隱、盧奐、李勉、孔戣、盧鈞、蕭昉、爲八賢。蔣穎叔復以滕脩、王紱、益之爲十賢祠。自作序贊。列名刻石。別有八賢祠。蓋潘美向敏中、余靖、魏瓘、邵晃、陳世卿、陳從易、張頡也。乃連帥周自強所立。

晉唐相望已千年。香火如今數十賢。不見古人空再拜。祠堂西去有貪泉。

鐵柱

野史云、鎮鑄鐵柱十二築乾和殿。今府之治事廳。尚植其四。柯公述所致也。二者猶見於相安亭濠水中。餘不知所在。

崔嵬十二峙乾和。五柱何如馬伏波。敗塹頹垣今日見。想曾荊棘漢銅駝。

藥洲

在子城之西北。漕臺之北界。舊居水中。積石如林。今西偏壅塞。水尚瀦其東。幾百餘丈。穴城而導于海。綠淨如染。圖經云、僞劉聚方士習丹鼎之地。南征錄、亦謂是時有方士投丸藥於其中。水色立變。藥洲圖序。乃以爲葛稚川嘗煉丹於此、非也。

沙邱遺臭茂陵空。何物能成九轉功。地下劉郎猶有媿。駕言聊作葛仙翁。

九曜石

在藥洲水中。圖經云、石、太湖舊產也。僞劉時、有富民負罪者。每運寘此以自贖。遂成勝景云。

九峯參立倚空明。好事傳聞應列星。運石早知能贖罪。上書何必待緹縈。

越樓

樓在闤闠中。輪囷爲一郡之壯觀。昔名共樂樓。程師孟有詩。

眞珠市擁碧扶闌。十萬人家着眼看。獨恨登臨最高處。舉頭猶不見長安。

南濠

在共樂樓下。限以閘門。與潮上下。蓋古西澳也。景德中、高紳所闢。維舟於是者、無風波恐。民常歌之。其後開塞不常。

經營猶記舊歌謠。來往舟人趁海潮。風物眼前何所似。揚州二十四紅橋。

法性寺

劉氏時爲乾亨寺。後復舊名。今爲報恩光孝寺。乃南越趙建德之宅。虞翻之園圃也。相傳六祖祝髮於此。圖經云、本乾明法性二寺。後併爲一。又云、院有訶子、取西廊羅漢院井水煎湯。頗能療疾。如此、則又有羅漢之名。當不止乾明法性二寺也。

金碧參差兜率天。曾煎訶子試新泉。荒園廢宅無人問。門外桃花卻是禪。

風幡堂

碓頭一語便投機。若說風幡是落遲。今日堂中容百衆。不知那箇可傳衣

筆授軒

卜山老人作記云、昔制止鉢剌密諦彌伽釋迦對譯楞嚴經於此。唐相國房融筆授之。後蔣穎叔、以筆授名其軒。有石硯、乃祁寮得於張季方家。至今尚存。軒今在光孝寺中。耋鄉林向公子諤、所復。且有雲龕李公邴書牓。及畫相國胡僧刻之於石。

制止遺蹤底處尋。相傳筆授此叢林。毗盧四萬八千卷。正要墨池如許深。

菩提樹

菩提樹、在六祖影堂前。宋求那支摩三藏所手植。六祖開東山法門於其下、樹雖非故物。亦其種也。廣人凡遇元夕。往往取其葉爲燈。而此寺獨盛。

庭前雙樹尚依然。何處猶參無樹禪。一自老盧歸去後。年年長結萬燈緣。

任囂墓

番禺雜志云、囂廟、在今法性寺前道東、四十餘步。廣民歲時享之。墓在廟下。法性寺、今光孝寺也。而墓與廟已不復存。訪古者猶能想像其所在。

枯墳曾閱幾興亡。行客徘徊古道傍。茅屋一間無處覓。可憐不似楚昭王。

淨慧寺千佛塔

塔在寺中、高二百七十丈。成於哲宗紹聖間。郡人林修之力也。其初規地、得古井九環列。其外仍

得寶劍巨鼎之類

九井神光射斗牛。天開寶級鎮南州。客船江上東西路。常識嶙峋雲外浮。歷代沿革。又以爲太宗朝端拱二年建。未知孰是。

衆妙堂

在天慶觀之西偏。今元妙觀。昔道士何德順所作。東坡爲之記、并賦詩。

妙處常存道豈高。箇中得意自陶陶。空堂寂寞豐碑在。觀裏何人復種桃。

劉氏銅像

昔劉鋹及二子、各範銅爲像。少不肖似。卽殺冶工。凡再三乃成。今尙在天慶觀中東廡。

霸業淒涼一炬休。鑄金爲像亦狂謀。五湖但說鴟夷子。千古誰知恩赦侯。按劉氏興亡錄云。宋開寶四年二月辛未。爲劉少主。迎大軍於城北七里。潘美令中貴宣赦釋罪。是日天地黯慘。兵火四焚。六十餘年基業。一旦煨燼。鋹後歸朝。勅封爲恩赦侯。

劉氏雙闕

乾道中、劉氏二女。其母久病。一刲肝。一割股。以奉之。母乃瘳。連帥龔公茂良、上其事。詔卽所居立闕。

雙闕岩嶢卽是碑。天荒初破此娥眉。行人來往手加額。解說當年旌表時。

番塔

始於唐時。曰懷聖塔。輪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絕無等級。其頴標一金雞。隨風南北。每歲五六月、

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絕頂。叫佛號以祈風信。下有禮拜堂。

半天縹緲認飛翬。一柱輪囷幾十圍。絕頂五更鈴共語。金雞風轉片帆歸。歷代沿革載懷聖將軍所建。故今稱懷聖塔。

海山樓

建於嘉祐中。今在市舶亭前。唐子西有登樓懷古詩。

海山雨過月明時。自是南州一段奇。塵土只今無着處。可憐誰與更題詩。宋時經略安撫。於五月五日。閱水軍教習於其上。嘗新荔。

越井岡

番禺雜志云、一名臺岡。一名越王臺。南越志、謂之天井岡。在城西北三四里。唐廣州司馬劉恂嶺表異錄云、岡頭有古臺基址。連帥李珏、於遺址上搆亭。鄭公愚、又加崇飾。今在悟性寺後。郡人呼爲越王臺。相傳尉陀曾張樂於此。故老云、舊皆夾道栽菊。黃花迤邐。爲九月登高之所。

萬山衮衮盡東來。高處猶存百尺臺。回首舊時張樂地。一杯重與酹蒼苔。

越臺井

按嶺表異錄云、井在州北越王臺下。深百尺。餘磚甃完備。云南越趙陀所鑿。廣之井泉率鹵鹹。惟此井冷而且甘。番禺雜志亦云、越井半存古甃。曰趙陀井。水味清甘。劉氏呼爲玉龍泉。民莫得汲。潘美克平後。方與衆共之。今此井在悟性寺前。清甘實爲一郡之冠。而後來乃亭其上而榜焉。曰達磨泉。初無所據。只何公異所作南征錄、及圖經云、達磨初來、指其地曰、是下有黃金。取之不盡。

貧民竭力掘之數丈遇石穴而泉迸達磨云、即此是也。何公乾道中入南。蓋此井已在達磨泉之後。好事者又爲此說以附會之。今越岡無他井。即此無疑。又嘗讀唐子西集、有遊廣州悟性寺詩。其結句云、泉脈來何處。中含定慧香。則亦指此爲達磨井矣。

古甃寒潮百尺清。僞王題品老陀營。渴來不飲盜泉水。特地翻爲達磨名。

西竺山廣果寺

故江西提刑譚惟寅所建。蓋觀音道場。每歲二月十九。遊人最盛。

小橋橫絕兩峯環。白日松風爲掩關。天半樓臺矗金碧。直疑海上普陀山。

東七寺

以下二十八寺。列布四方。僞劉所建。上應二十八宿。尙大半無恙。今各以寺名爲詩。俾後之覽者屬和焉。

慈度天王更覺華。蒼龍東角梵王家。普慈化樂成塵土。興聖猶兼覺性誇。

西七寺

文殊千佛顯眞乘。水月光中見定林。昭瑞當時連集福。咸池今日應奎參。

南七寺

井軫南宮煥寶光。千秋古勝並延祥。祇今兩寺無名字。地藏旁聯四實方。

北七寺

國清尊勝北山隅。證果報恩同一區。地藏荒蕪幷報國。尚餘悟性斗牛墟。

浮邱山

在郡西浮邱觀之西。其高一丈五六尺。周四百餘步。番禺雜志云、東邊有井。舊爲投龍之所。後爲人所觸。一旦自塞。按羅山記、浮邱卽羅山。朱明之門戶。先在水中、若邱陵之浮。今山之四面。篙浪宛然。有陳崇義者、年一百一十二歲。說爲兒時、猶見山根艑船數千。今山去海邊三四里。盡爲人煙。井肆之地。此國初時浮邱蔣穎叔、嘗作挹袖軒於其下。仍記吳尹言爲浮邱上人得道之地。有雙鳥故事。其爲神仙之窟、無疑矣。

碧海何年已變田。空傳雙鳥舊時仙。乘風欲挹浮邱袖。同訪朱明別洞天。

珊瑚井

蔣穎叔云、葛洪嘗煉丹於此。而海神以珊瑚爲獻。有珊瑚井尙在。

可怪仙翁亦世情。珊瑚還許致殷勤。波神不是趙陀客。卽是前身石季倫。

胡漢臺

臺在城西硬步。南越志云、熙安縣宋齊有此縣名。東南有圓岡。高數十丈。岡四面爲羊腸道。說者謂尉陀登此。望漢而朝拜。故曰朝漢臺。嶺表異錄云、在西北五里岡原上。今址存焉。刺史李玭、於其上創

餘慕亭。至今送迎之地。又改爲朝臺館。番禺刻石云、今江邊有臺纍纍。彼人但名其地爲朝臺。不知彼是耶。此是耶。問之故老。已莫能知其所在。則是在國初、已罕有識其處矣。張曲江詩、津亭壯越臺。蓋謂此也。後來人、皆以今之越王臺、謂爲朝漢。然津亭當在水濱。豈應在水上。元祐間、毛司漕方辨正其地。蔣穎叔亦同賦詩。所謂眞乘寺側偶同尋。潛德幽光一朝發。然眞乘寺、亦在硬步。其地則近之矣。而其臺、則平地突起數十尺。八陛宛然。（卽郊壇也。）土人至今猶呼拜郊臺。而江邊纍纍之岡原。固自若也。自蔣穎叔之誤。後亦無有辨者。朝臺、又名武王臺。蓋趙陀幷桂林象郡之初。自立爲南越武王。韓詩所謂樂奏武王臺。是也。亦名雲陽臺。或云、趙建德戰勝韓千秋時。張飲於此。

倔強難除結尙椎。築臺北望欲何爲。大夫自載千金槖。誰念韓侯十萬師。

劉氏郊壇

一德由來可享天。東鄰牛祭亦徒然。荒涼到處遊麋鹿。誰識郊壇八面圓。

劉王花塢

在千佛寺側。桃花夾水一二里。可以通小舟。蓋劉氏芳華苑故地也。

綠陰到處小舟藏。淺水漂紅五里香。不見芳華舊亭苑。桃花應解笑劉郎。

蕃人塚

在城西十里。纍纍數千。皆南首西向。

鯨波僅免葬吞舟狐死猶能效首邱目斷蒼茫三萬里千金難在此生休

花田

在城西十里三角市平田彌望皆種素馨花一名那悉茗南征錄云劉氏時美人死葬骨於此至今花香異於他處

千年玉骨掩塵沙空有餘妍賸此花何似原頭美人草樽前猶作舞腰斜

石門

在州西南二十里或謂十五里郡國志及圖經云呂嘉拒漢積石江心爲門嶺表異錄云漢將軍韓千秋征南越全軍覆沒之地也按漢書云韓千秋兵之入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滅之又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以此攷之則石門非千秋覆軍之處乃樓船破越之地也而兩山蓋自宇宙以來之物積石之說其謬可知

呂嘉積石浪相傳雙闕天開尚宛然成敗古來俱一夢千秋何似老樓船

貪泉

在石門乃吳隱之酌泉賦詩處番禺雜志云劉襲惡其名運石填之或云爲寺僧所塞今未詳有唐天寶中陳元伯所撰碑銘今昇置廣平堂中

泉本無貪人自清何須一酌始忘情回車勝母君知否見說曾參亦好名

沉香浦

晉史云、隱之歸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片重一觔、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圖經云、亦在石門西華寺在浦之旁、故有亭曰沉香、

一飲千金事已非、那容更載此香歸、若教到此方投去、早落人間第二機、

鑒空閣

在金利崇福院之前、東坡有贈黃洞秀才詩、可攷而知也、

右帶靈洲左石門、何年飛閣倚晴雲、南遊不用看圖畫、曾向坡仙句裏聞、

靈洲

洲在水中、上有寶陀寺、郭璞云、南海之間、有衣冠之氣、卽其地、南征錄云、山根如鼎足、漁舟可以往來其間、東坡亦有詩、

東南佳氣盛衣冠、樓閣翬飛縹緲間、疑是落星灣上見、更須題作小金山、

甘溪

在郡東北五里北山腳下、東晉太守陸胤所鑿、引泉以給廣民、亦呼甘泉、唐會昌間、節度盧公、遂疏導其源、以濟舟楫、更飾廣厦、爲踏青避暑之勝地、僞劉時、復鑿山爲甘泉苑、中有泛杯池、濯足渠、避暑亭之類、其下流爲甘溪、夾溪南北三四里、皆植刺桐木棉、旁則坦平大道、詳見番禺雜志、

乃嶺表異錄中甘溪。今不復見。圖經并番禺志云、即譖譖水也。水正在北山腳。岸高、水自石而下。其聲譖譖然故以爲名。

甘溪依約舊城東。陵谷遷移一夢中。春盡踏青人不見。枇榔老大木棉紅。

馬蛟山

在城北七里。俗傳昔有蛟化爲馬。以惑土人。然郡邑志乘多不載。究不知山名所自來也。耆老相傳亦可嗟。深山大澤自龍蛇。老蛟變化初何怪。天馬從來產渥洼。

雷洞

在城北山七里。下有雷廟。宮然一大冢。古甃具在。俗傳爲僞劉雷將軍墓。又云劉氏時所鑿。謂之雷藏。欲以饗雷。事見番禺雜志中。然自今觀之。爲墟墓無疑。其上因山爲之。初不封樹。近歲爲風雨所圮。方洞見其中。識者亦疑爲趙陀冢。郡人率以正月二十六日、傾城來遊。往往以行桑閒之約。俗謂洗身。吁、風斯下矣。

疑冢崢嶸此不封。麒麟仿佛是山中。後人未識藏雷穴。踏破蒼苔古甃空。（遠看金牖甕近看石麒麟此陀墓形勢也。）

蒲澗

在郡東北二十里、亂石山閒。澗舊有蒲。一寸九節。安期生服之飛昇處。

拔宅誰能辨有無。澗邊空記舊丹爐。世閒自是多凡骨。何處猶尋九節蒲。

滴水巖

巖在蒲澗之上。飛泉百尺。下瀉無地。眞勝處也。

天半飛濤六月寒。蒼崖壁立互回環。從今好事能題品。列作南中第一山。

菖蒲觀覺眞寺

寺觀並在蒲澗。東坡詩云、昔日菖蒲方士宅。後來簷蔔祖師禪。是以寺爲安期生宅也。而圖經載遺履之事。乃以觀爲宅。今未詳。觀今名碧虛。中有劉氏碑。東坡題名其上。郡人歲以正月之二十五日、爲蒲澗節。帥使而下。傾城來遊。南征錄云、正月二十五日、乃劉王生日。七月二十五日、乃安期上昇。

千載仙居已渺茫。道山佛屋自相望。春花秋草年年事。卻作遊人歌舞場。

流杯池

在菖蒲觀之東。水石天成。非由人引。劉氏舊賞也。

坳石天然印曲流。飛觴寂寞幾春秋。山陰千古誇陳迹。此地何人記舊遊。

葛仙翁煉丹石

在碧虛觀前東嶺上。巖壑窅冥。人迹所罕至者。

見說刀圭已解仙。寧須丹竈半人間。葛翁本是求勾漏。何意南來訪此山。

鮑姑井

鮑姑、即靚女葛仙翁妻也。與洪偕隱羅浮山。行灸於南海。有神艾。唐崔煒嘗得之。療疾有奇效。其井今在彌陀寺、菖蒲觀。然皆湮廢。未知二者孰是。圖經云、景泰寺亦有井。今已不見。

爲覓丹砂到海濱。空山廢井已生塵。不將一滴蘇焦槁。神艾虛傳解活人。

懸鐘

在滴水巖崖上。人迹所不至。仰而視之。其形髣髴。然可望而不可即也。好事者引彈擊之。往往有聲。

絕壁初無路可通。何人特地鑄金鐘。神仙底處應難詰。彈落餘聲和澗松。

趙陀疑冢

番禺雜志云、在縣東北二百步。耆舊相傳。陀死、營墓者數處。及葬、喪車從四門出。故後不知墓之所在。惟菖蒲澗側。石馬舌上有云。山掩何年墓。川流幾代人。遠同金騄褭。近似石麒麟。時莫解之。但疑其墓不遠。蔡如松云。舊說即悟性寺是也。今蒲澗之南平原中。枯冢纍纍數千。人猶謂趙王疑冢。予又按南越志云。孫權時、聞趙陀墓多以異寶爲殉。乃發卒數千人。尋掘其冢。役夫多死。竟不可得。次掘嬰齊墓。（嬰齊、即陀孫也。）得玉璽金印銅劍之屬。而陀墓卒無知者。且陀死於武帝之初。至孫權時。方三百載有奇。已尋掘而不可得。至今千餘載。當益不可攷。又不知傳奇載唐崔煒所入。果

何地也。

漫說曹瞞七十餘。老陀疑冢更模糊。不知禹葬會稽處。也有纍纍如許無。

寶象峯勝因寺

在白雲之麓。景泰之南。創於乾道間。俗謂東菴是也。

鴻濛誰闢北山川。龍象新開二十年。最恨東坡早仙去。只教滿澗入詩篇。

虎跑泉

在寶象峯之下寺之西。盆不滿尺。雖久旱不涸也。

破寺高僧夜不眠。一聲猛虎月明天。起來難覓新蹄跡。半滴空餘石罅泉。

動石

在寶象峯上。塊然一拳石耳。土人云、叱則隨動。

山中塊石老僧言。一叱應知轉法輪。元是世人心自動。請將消息問風幡。

白雲洞

在亂石山、絕頂有寺。九龍泉記云。安期生初隱於此。有九童子現而泉湧。因以九龍名泉。今泉在寺之側。

金刹憑陵尺五天。勝遊何必羨登仙。安期想見身千億。汗漫人間若箇邊。

三教殿

在白雲寺中。陶定施財所建也。至今香火不絕。

大道茫茫鼎峙分。箇中誰爲破重籓。須知問禮當時地。不必西方兩足尊。

鶴舒臺

在白雲前山。宛然巨石。安期生飛昇時。有鶴下迎於此。

危臺老石寄層巔。鶴駕逢迎不記年。今日歸來應一笑。山川城郭故依然。

大小水簾洞

在白雲之麓。東西相距。無三百步。蓋九龍泉下流也。

碧澗東西春水添。四時疏雨落晴檐。珠宮貝闕無尋處。空見重重排玉簾。

虎頭巖

在鶴舒臺之北。崎嶇險絕。好事者所未之聞。予嘗兩至此。

絕壁空巖踞虎頭。烏飛不渡野猿愁。人間有此眞奇境。便好乘風訪十洲。

景泰山七仙寺

昔傳景泰禪師之始卓錫也。有七仙人爲守其地。後來開得石履古鑑各一。至今猶扃山中老衲誅茅昔小留。七仙陰爲護巖幽。不將石履呈奇怪。安得西歸好話頭。

卓錫泉

在七仙寺中。亦由景泰禪師卓錫得之。泉中有雙蟹。月明時、往往浮出。人卒莫能得之。眞靈怪也。泉源無處不流通。隱顯何關卓錫功。欲識海潮連地脈。祇今雙蟹出泉中。

順菴

康與之舊宅也。在景泰山下。高宗御書匾榜。有龍蛇飛舞之勢。今刻石尙存。惜風霾雨虐。日就剝蝕耳。

詞人自結一間茅。天上宸奎舞瘦蛟。見說鬼神猶衞護。瑞光前夜起山坳。

陵山

劉氏之墓也。在郡之東北二十里。漫山皆荔子樹。龜趺石獸。歷歷具存。昔有發其墓者。其中皆以鐵鑄之。予嘗至此地。摩挲斷碑。不見始末。但見其詞。皆是葬婦人墓誌。攷之僞史。疑是懿陵也。他尙有數處。如南海縣、宣風鄉、及番禺、黃陂、新會、上臺、玉環、了髻山、等處。皆有之。

龜趺無處問行蹤。惆悵連江荔子紅。鐵鑄崔嵬眞大錯。驪山銅柱久成空。

馬鞍山

南越志云。秦始皇時。望氣者云、南海有王氣。遂發卒千人、鑿北山之岡。謂之鑿龍。今所鑿處、形如馬鞍。故爲名焉。番禺雜志云、在郡北三十里。

塹山堙谷浪爲謀。餘力猶窮嶺外洲。見說揭竿從壩上。祖龍當日漫東遊。

琵琶洲

在郡東三十里。以形似名。俗傳洲在水中。與水升降。蓋海舶所集之地也。

髣髴琵琶海上洲。年年常與水沉浮。客船昨夜西風起。應有江頭商婦愁。

相對岡

在州東三十五里。兩山雄拒江上。舟楫往來之要衝也。

海門高並兩峯寒。大艑輕帆自往還。安得百靈移一島。卻教塵世看三山。

南海廟

在郡東南、水陸俱八十里。扶胥之口。蓋四瀆之一也。廟中有波羅蜜樹、銅鼓、及韓退之所作記。唐開元中祭文、等碑。又有西廟、在城內五里。

官闕參差海上開。吐吞波浪起風雷。英靈萬古無宗社。奚醜區區何足摧。大奚之敗。王之助也。

浴日亭

在扶胥廟之前小山上。東坡有詩。番禺雜志、謂之看海亭。

亭倚蓬萊幾許高。下臨無地有驚濤。坡仙想得江山助。八語端爲天下豪。

銅鼓

南海東西廟皆有之。東廟者徑至五尺五寸。高有其半。俗謂洪聖王舊物。蔡如松作懷古詩、嘗辨之云、銅鼓之說出於隋書南夷傳。夷人酋長。好鑄銅鼓。有事擊鼓。夷人盡集。女子首飾盡戴銀釵。取釵擊鼓。蔡之說止於此。殊不知虞喜志林、已載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獻銅鼓、有銘。又後漢書馬援好騎射、善別名馬。征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以進。則知銅鼓在後漢光武時。已爲希得。所以有南郡之獻。非止見於隋時也。今廟中之鼓。自唐以來有之。番禺志已載其制度。凡春秋享祀。必雜衆樂擊之以侑神。又府之武庫亦有其二。其一、蓋唐僖宗朝、鄭續鎮番禺日、高州太守林藹所獻。初因鄉壁小兒見鳴蛙之怪。遂得於蠻酋大冢中。事見嶺表異錄。在唐時既能爲怪。則至今不知其幾百年物矣。鼓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製作精巧。所謂銘志。絕無有也。只周遭多鑄蝦蟆。兩兩相對。不知其何意。

石鼓嵯峨尚有文。舊題銅鼓更無人。寶釵寂寞蠻花老。空和楚歌迎送神。

波羅蜜果

南海東西廟、各有一株。樛枝大葉。實生於幹。若癭瘤然。有大如匏。廟官每歲於九十月熟時。取供諸臺。其他莫敢有過而問者。以蜜煎之。頗爲適口。相傳云西域種也。本名曰曩伽結。

纍纍圓實大於瓜。想見移根博望槎。三百餘篇誰識此。世間寧復有張華。

王登洲

在廟東之江心。僅塊石耳。俗傳南海王爲河源人。其初因死於兵。屍流至此、不復去。後人遂立爲廟。此荒誕不經之說。南海志諸書皆不載。

四瀆初分有物尸。天開地闢共爲期。齊東野語眞堪笑。請誦昌黎十丈碑。

靈化寺

寺在扶胥之北五里。休咎禪師道場也。蔣穎叔有記略云、師姓梁氏。終於元和中。昔嘗謁鎮海將軍廟。欲乞廟爲伽藍。王不許。乃爲師別擇此地。仍以楮錢定其四隅。至今爲寺。鎮海將軍、卽南海王也。師嘗爲王授三皈五戒。使無害生靈云。

黃木灣前一畝宮。廟靈規地古來雄。江頭不見風雷惡。多謝禪師受戒功。

走珠石

在湖南。舊傳有賈胡自異域。負其國之鎭珠。逃至五羊。國人重載金寶。堅贖以歸。既至半道海上。珠復走還。徑入石下。終不可見。至今此石往往有夜光發。疑爲此珠之祥。

底事明珠解去來。當時合浦已堪猜。賈胡不省何年事。老石江頭空綠苔。

盧循河南故城

在郡之南岸。古勝寺之西。俱云劉氏故壘。土人亦自呼爲劉王廓。今則居人實焉。按南越志、河南之洲。狀如方壺。乃盧循舊居。又番禺雜志云、盧循城、在郡之南十里。與廣隔江相對。俗呼海南。又

呼水南劉氏舊爲倉廩南海集中載龍溪蔡如松懷古十二詩亦嘗辨其譌此爲盧循城明矣圖志故老尚失其實殊爲可怪今其中故址隱然規模髣髴斷甎廢瓦往往爲遊人所得豈倉廩之舊乎其盧亭甃戶皆盧循之遺種也

蛙據方州妄自尊沈郎百萬若雲屯歸舟無路尋巢穴空有盧亭舊子孫（循據廣州圖劉裕北伐從徐道覆之說北出襲建康裕遣沈田子等乘海奄至傾其巢穴）

大通寺

在河南大通津上有達岸禪師化身在焉師新興人名志清凡雨暘之禱迎致輒應寺前後老檜幾百株婆娑掩映相傳唐天寶間所植

老木槎牙欲擘雲門前流水我知津過江一雨如盆瀉競禮眞如不動身

抱旂山

郡之客山也其勢如抱旂古木參天林壑幽邃

面勢翩翩天外山彩旂常在翠雲間太平官府無公事儘好高牙相對閒

花山寺

在扶胥北五里漫山皆杜鵑花俗傳方春時婦女往往就結其花以爲熊羆之兆蔣穎叔詩云開遍滿江紅躑躅香風一簇美人來蓋謂此也

萬花春老正紅酣。不是叢林優鉢曇。山下女郎來問訊。未饒萱草解宜男。

黃巢磯

在清遠縣境上。波流激湍。白石鑿鑿。相傳黃巢覆舟處也。

天下縱橫轍迹環。舳艫不許度前灣。江神少爲摧凶焰。要使留金六祖山。南華有黃巢施金置田。疏自稱爲率土大將軍。

金芝巖

在清遠縣東北二十五里。南來者、多以僻左不得至。

碧落三洲天下奇。仙城誰復識金芝。可憐隔斷黃茅路。不得騷人賦一詩。碧落洞在浪陽。三洲巖在古康。皆佳處也。

清遠峽

一名中宿峽。在清遠縣東二十里。兩山對峙。如擘太華。舊傳海艘乘潮。一夕而至。圖經云、黃帝二庶子、採崑崙竹。爲黃鍾管。居於此山、故名。至今廟貌猶存。

崑崙截竹事空傳。不見春潮送客船。只似蜀江江上路。兩山中峽手巾天。

峽山廣慶寺

寺在峽中。唐韋宙帥南海時。以俸錢買菜園。親書帖尚在。

韋郎故地久蕭條。只有泉聲響夜潮。行客往來回首地。玉環無處覓嬌嬈。

飛來殿

在廣慶寺中。胡愈所作記云、梁武帝末、峽有二神人、往叩上元延祚寺正俊禪師曰。本峽居清遠上流。建一道場。足立勝概。師能去否。俊然其說。俄然、中夜風雨暴作。黎明薄霽。啓戶而觀。則琳宮紺宇。一望莊嚴。儼然在峽中矣。

嶧峨古殿記飛來千古傳聞亦怪哉。龍象漸隨塵土化。卻疑神物欲飛回。

達磨石

在廣慶寺西。俗傳達磨坐禪處。平坦光瑩。廣一丈餘。

葱嶺初無一字傳。名山到處卽爲禪。只今石上留公案。面壁何須更九年。

釣臺

在飛來殿之西。乃趙胡釣得百觔金鯉之地。

釣得神魚金作鱗。廢臺百尺漫嶙峋。絲綸不入非熊夢。當日何人老渭濱。

和光洞

圖經云、其上有五色榴花。皇祐中、前永定縣尉安昌期所隱題詩處也。中有我與衆生寧計校。逢人一味是和光之句。故名。

和光深洞隱昌期。門鎖煙蘿不可窺。欲問榴花好消息。只今難問舊題詩。

沉犀潭

昔傳崛崙奴獻犀。至此、犀忽沉入海中。百計購之。終不復出。後有漁者、得金鎖一尺餘以進。

西來異獸路應迷。金鎖何年落此溪。不比李侯心似水。歸舟自擲石門西。

龍磨角石

石在峽口水中。圖經云、闊三丈餘。文緻而澤。耆舊相傳。每歲春時。有羣龍集於此。磨角其上。痕迹斑斑然。水落而痕可見。竟莫詰其所以然。

舊說神龍水底蟠。何年電掣與雷奔。至今舟子相呼喚。猶指江邊石上痕。

老人松

在飛來殿西南十餘步間。大觀中、錢師愈從者嘗刻之。後見夢於殿直吉老者。事詳具於胡愈記中。

上古輪囷說壽椿。何人玉斧劚霜膚。有知定見非凡物。盡作堂堂五大夫。

資福寺羅漢閣

在東莞縣市中、僧祖堂、始營此閣。規制巨麗。東坡爲之記。且以犀帶所易佛腦骨。薦以白璧施之。見東坡塔銘。幷吳幷所跋記語。寺有再生柏。東坡亦有贊。今猶存壁間。

千柱依然跨寶坊。庭前柏子久荒涼。明珠白璧無人識。賴有斯文萬丈光。

鳳皇臺

在增城縣。圖經云、熙寧七年、有鳳皇飛集於法華寺。羽毛五色。光彩陸離。高六尺。長九尺。百鳥隨之。食頃、從西北去。觀者如堵。程公師孟以聞。李公師義、遂創臺其上。

鳳去臺空歲月更。百年陳迹埽榛荊。清時已慶三登瑞。盍向朝陽更一鳴。

會仙觀

在增城縣南一百步許。何仙姑所居也。姑生於唐開耀中、嘗於旁穴、得雲母石服之、體中漸覺輕舉。有凌雲之致。一日告其母、以羣仙之會。吾將暫往。遂不復見。今祠堂丹井俱在觀中。

綽約長眉海上仙。久餐雲母學長年。山中丹井今無恙。爲弔南充謝自然。

龍窟

在新會縣西、萬壽寺之後。兩山相望。其中不能百步。東山數穴。皆不可窺。以石投之。其聲隱隱不絕。至西山、則玲瓏相屬。表裏洞開。故老相傳爲神龍出入之地。圖經云、每雷雨大作。有龍在其中破空而出。踴躍震動。習以爲常。至今或遇亢旱。禱之輒有靈驗。

變化靈蹤亦可疑。玲瓏數穴似仇池。滄溟咫尺不歸去。安得神龍如許癡。

金牛山

在新會縣北。雄據闤闠。緜亙數百里。雲山海月。舉無遁迹。雖白雲、景泰、眺覽之勝。亦不是過。舊無亭榭。予始艤海月奇觀於其上。爲登臨遊息之所。圖經云、昔此山濱水。有漁者見一牛。其色與索

皆金也。光芒閃爍。方欲抵岸。爲漁者所驚。遂入此山。有廟尙存。

金牛去後久凄涼。好景乾坤亦祕藏。滄海無窮月無盡。從今收拾入詩囊。

仙湧山

在新會縣西七十里。圖經云、舊無此山。一夕風雷震怒。湧出數峯。林樾周具。因以仙湧名。且取其名以建寺。

龍伯何年釣巨鰲。兩峯漂蕩入洪濤。人間靈迹無尋處。仙湧羅浮相對高。羅浮山記云。昔有山自會稽浮海。傳於羅山。因名爲羅浮。

媚川都

僞劉採珠之地也。隸役凡二千人。每採珠、溺而死者、靡日不有。所獲既充府庫。復以飾殿宇。潘公美克平之後。於煨燼中、得所餘玳瑁珍珠以進。太祖令小黃門持視宰相。且言採珠危苦之狀。開寶五年、詔廢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爲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至今東莞縣瀕海處。往往猶有遺珠。

潸潸愁雲弔媚川。蚌胎光彩夜連天。幽魂水底猶相泣。恨不生逢開寶年。

劉氏山

悟性寺後山。南征錄謂之劉王山。蓋僞劉曾作臺觀於其上。

一徑縈紆夾粉牆。嚮來臺館化僧房。周遭老木依然在。曾見劉家僞帝王。

南海百詠、大德間鏤版行世。後未有重梓之者。余家向有鈔本。承譌踵謬。不無魯魚帝虎之失。恨不能一一訂正之。今春苕賈錢仲先、攜一册至。點畫精楷。裝潢鄭重。卷端有印章曰絳雲樓錢氏。乃知爲虞山家藏善本也。借觀三日。而校勘之功畢。因命學徒重爲繕寫。珍之篋笥。視向之承譌踵謬者。相去遠矣。鐙下對酒。展卷欣然。因速浮大白而爲之跋。時
康熙己亥歲長至前三日。艾亭金桌識於城東書塾之碧雲紅樹軒。

南海百詠一卷、宋方信孺撰。宋史本傳、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以父崧卿蔭、補番禺尉。（郭棐粵大記云、登進士爲番禺縣尉、郡玉麟廣東通志云、以父蔭官肅山丞、再起爲番禺尉、俱誤。）近臣薦信孺可使金、自肅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三往返、以口舌折強敵、會觸韓侂胄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議、乞錄信孺功、乃詔信孺自便、尋知韶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眞州。山東初內附、信孺言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坐責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歸營室巖竇、自放於詩酒、尋卒、宋詩紀事、信孺著有好卷游戲詩境集、劉後村序稱其詩文操簡立成、宮羽諧協、經緯麗密、是集、乃其尉番禺時詠古之作、每題各疏緣始、時有考證、如辨任囂城非子城、盧循故居非劉王廬、石門非韓千秋覆軍處、皆足以正嶺表異錄、番禺雜志、諸書之失、不僅以韻藻稱也。按信孺使金在寧宗開禧三年、（見寧宗本紀、）時年三十、（見本傳、）則其尉番禺、當任二年以前、（葉錫序稱、今上躬耕藉田之明年、按宋史朝野雜記、王海諸書、紹興十六年後、不載耕籍通攷云、紹興三十一年、詔罷藉田司、紹熙五年、陳峴請葺治農壇、以嚴祀、從之、亦不載復行耕籍事、存以俟攷。）又按粵大記云、嘉定元年、（按劉時舉續通鑑、和議成在是年秋、）擢通判肇慶、督捕雄韶崗寇、諸臺辟知新州、未上、有旨令同廖德明、措置收捕、就知韶州。其虞泉銘、刻於嘉定庚午、（三年、）結銜稱發遣韶州軍州事、又武溪深碑陰、詩境二字跋云、開禧丁卯、（三年、）正月書、時信孺丞蕭山後五年、嘉定辛未、（四年、）信孺假守曲江、（以上據拓本、）又道州太史樓記云、予以嘉定壬申、（五年、）春、曲江拜命、來守茲土、冬十月、經連州問津而西、又臨桂中隱山題名云、詩境癸酉、（六年、）三月三日遊、又吳獵方公祠堂記、刻於嘉定六年五月、云信孺來官提刑兼判漕、又信孺華嚴洞詩刻、

在嘉定九年十二月。結銜稱本路運判。以上據廣西通志。金石略。據此、則信孺於嘉定元年、官肇慶通判。三年、知韶州。五年冬、抵道州。六年春。遷廣西提刑兼判潭。九年冬。尙爲本路運判。皆史所未載。山東內附。在十二年。信孺以言事去官。粵西文載、言其由廣西轉運罷歸。宋詩紀事、謂知眞州後至廣西。並誤矣。是集刻於元大德間。黃泰泉廣東通志多引之。而吳任臣作十國春秋。厲樊榭作宋詩紀事。皆不及見。則明季以來。流傳已尠。故

四庫未著錄。余從江鄭堂先生假得鈔本。爰爲校正。並稽其事蹟。書於卷末云。

道光元年五月。嘉應吳蘭修識。

金匱江文煒彤甫藏書幷校
仁和　胡　珽
元和　徐立方　同校
吳縣　徐尙之

南海百詠校譌

序一頁四行 槐疑當作堰 六行 籍當作藉

詩六頁二行 盡字誤本作蓋 七頁一三行 娥字原本如此

一〇頁四行 浪字誤本作痕 一〇頁六行 其上誤原本作其下

一五頁四行 如字誤本作始 二〇頁一一行 無字誤本作扶

二一頁四行 趾字誤本作阯 又一二行 鼂字誤本作鼌

二三頁一五行 蒨紅誤原本作滿江

書後一頁九行注中右行第八字左行第七字 籍字並誤皆當作藉

南海百詠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提要一頁五行之新刻羅經室外集誤作詞當查阮氏原書訂正

序　一頁四行扶桑樹名作根亦可似不必改

詩　二三頁一五行鵑花校謂云滿紅原本作滿江今案既名花山注中上文亦言漫山寺杜鵑花則此句自當作滿山原刻皆作滿江恐非是俟再查蒋集審定

　　二四頁七行三州當依詩注作三洲

附補校

詩　一五頁一一行巧字誤原本作引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嶺表錄異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